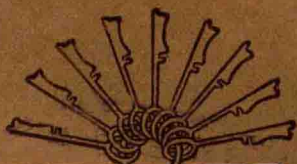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編者 朱基俊



中華書局編印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鋼鐵大王克虜伯

德國克虜伯一家父子孫三代是近世鋼鐵業的巨擘，他們三代子承父業，再接再厲的經營着這項事業，猶如墾荒：第一世克虜伯先把荒蕪的瘠地上的瓦礫除去，着手耕拓；第二世接下去調查地質，施肥播種，獲得了豐厚的收成；到第三世，更精益求精，使穀物的出產在量和質兩方面，均臻上乘。

第一世克虜伯名叫腓特烈克虜伯 (Friedrich Krupp)，以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七日生於德國伊遜地方。他是一個氣魄不凡，意志堅強，富有忍耐力的人，起初在本鄉開着一爿鍛冶鋼鐵的小工廠，憑着他沉着苦幹的一股德國人的韌勁，孜孜不息的在那裏工作，力圖推進他的事業，當時正是拿破崙的鐵蹄蹂躪着全歐洲的時代，大陸各國同盟着與英國杜絕貿易，英國是以製造大礮聞名世界的國家，這時他們所製的大礮當然無法銷售於歐洲大陸。腓特烈便想趁此機會包攬全大陸所用的軍械，因此他就開始在自己

的小工廠裏，化了許多資金試驗起鑄鐵的方法來。但是不久，大陸同盟歸於瓦解，英國仍照常與大陸各國通商，於是他的計劃失敗并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到一八二六年，僅僅三十九歲時，他便留着一肚子的遺恨而死去了。

第二世克虜伯名叫阿爾弗雷特克虜伯 (Alfred Krupp) 以一八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他具有他父親的性格，而他的勇往直前的氣概和創造的天才，還比他父親勝過一籌。他從小就跟着他父親拿着坩堝，學習鑄鑄鋼鐵的祕術。在十四歲上，他父親撒手長逝，他受到的遺產，除了這練鋼祕術之外，幾乎別無長物，但是那時他卻必須上贍老母，下撫兩位弱弟。在這樣困厄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以十四歲的沖齡便擔負起他父親遺給他的破敗的小工廠的廠長的責任，憑着他一股堅毅不拔的精神，在惡劣的命運之下奮力掙扎。果然，一分努力總有一分成功，他的事業逐漸逐漸的呈現出有望的色彩來。六年之後，他已有能力可以僱傭十個工人。再十年，在他小工廠裏做事的，除了主要幹員之外，已有九十九個職工，同時他兩個弟弟也已長大，可以稍稍幫助他了。

阿爾弗雷特所以能够逐漸發展他的事業的原因，是他的三種大發明。這三種發明

是金屬製成的匙，無鍛接的車輪板和鋼製的礮。他於一八六三年發明用輪展機展車輪板，以節省勞力和工資，發明之後，就把專利權賣給英國人，得到了很多的錢。後來發明金屬製匙，又把國外的一部份專利權出賣而僅以國內的專利權留給自己。至於鋼礮一業，則因為正是他父親耗費了無數金錢精力慘澹經營而到死時仍沒有成功的事情的緣故，所以非但沒有輕易地把專利權讓給人家，而卻以全部的力量經營着，他把營業所得的收入，完全充作擴張事業範圍的基金。

從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三年是克虜伯公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時期。那時他專心製造鋼礮，鑒於舊法製礮都用鑄鐵和銅錫合金，不很堅固，想加以改良，於是先從試驗鋼鐵硬度着手，而無意中卻發明了那極好的鐵道上用的無鍛接車輪板。我們知道早先的車輪板是用鍛鐵打成的，假如要鍛接，便脆弱不能耐久，現在他用鎔鋼代替鍛鐵，便無須鍛接。一八五一年倫敦博覽會開幕時，他就拿這無鍛接車輪介紹給全世界，而在二年後，取得七年的專利權。從此克虜伯廠的名聲風行全球，營業日盛，為他的製礮事業，植下了深厚的基礎。

鍊鋼是一件難事，但阿爾弗雷特慘澹經營，費了幾年光陰，精密分析試驗礦鐵後，終於鍊成了一種適宜於製礮的鋼鐵，此鋼質地強韌，製成礮後，發礮時氣壓的變化和礮彈的猛烈摩擦都不能使礮膛損蝕分毫。阿爾弗雷特獲得這個成功後，即製成三磅礮一尊，於一八四七年呈請普魯士礮械檢查委員會試驗，結果成績甚佳。二年後，又製就六磅礮一尊和二磅重鋼鐵一塊陳列於倫敦博覽會，獲得全世界的好評。後來他就把這兩件東西獻給普魯士皇帝，普王又嘉獎了他一番，並於一八五三年賜他赤鷲勳章一枚，以資鼓勵。同時就在這年，普太子威廉（就是後來的威廉一世）親自到克虜伯工廠參觀他們製礮。

一八五四年，克虜伯廠爲勃倫斯威克政府製十二磅礮一尊，礮身上捲着強而且厚的鋼帶，計劃者霍爾其司大佐親手試放時，讚歎不置。同年阿爾弗雷特又製六磅礮數尊和一些鋼板發條的標本送謬亨博覽會陳列，後來這種六磅礮在奧地利試放，因成績優良，得巴伐里亞王威丁堡所贈金牌。翌年，普魯士王特賜金鋼石鑲嵌的金盒褒獎他。這年巴黎博覽會開幕，他認爲把發明的功績向全世界表彰的時機又到，於是製成了一尊十

二磅的炸裂彈礮，和五磅重的鑄鋼一塊，帶去陳列，結果受到金質大獎章，而他的工廠的業務也從此更加發展起來。

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各國都發見舊式礮的缺點而請克虜伯廠承造鋼礮，使小小的伊遜市驟然熱鬧起來，機器的隆隆聲，鐵鏈的鏗鏘聲，日夜不息，同時克虜伯廠的工人也增至一千名以上。

一八六一年，普魯士王威廉一世和太子腓特烈威廉來克虜伯廠參觀，阿爾弗雷特在事前把九噸重的鋼鐵一塊五十噸重的大汽鎚一具和七噸半重十五呎長的鑄鋼一段，陳列在一間房子裏，王駕一到，就請到那間房子裏觀賞。普王巡覽之下，深為感動，當時正是拿破崙三世野心勃勃的時候，普王認為祇有靠着這種東西預作強兵的計劃，纔能應付未來的事變。

當時克虜伯廠裏正創製來福綫後膛礮，至一八六三年丹麥戰爭發生，於是銷路大增。這年他們晝夜趕造，共製成二百零四尊。翌年又奉命造八百二十七尊，因此克虜伯廠常患不敷。在一八六二年時，他們廠裏所傭職工已有四千零三十一人，至普法戰爭起，至六千四百

十三人，又次年，更增至八千二百五十五人。

一八六六年德國南部諸邦與奧地利交戰，克虜伯奉普魯士政府命，造大小徑口礮八百二十六尊，後又續造七百三十六尊，這年所造大小礮的重量，總計有六十二萬五千噸之多。

一八六七年巴黎博覽會開會，阿爾弗雷特又製四十噸重鋼塊和五十噸重鋼礮各一運往巴黎陳列，他這次所造的礮，身長十七呎半，口徑十四吋，膛內置來福綫四十條，工程之大，世上少有。博覽會閉會後，他就把這礮獻給普魯士王，而由普王配置在基爾軍港。此後十年間，他接連不斷地替各國政府造礮，並且以大股東資格，握得某大煤礦的全權，因此使他工廠裏所需煙煤和焦炭的價格不致被人壟斷。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克虜伯廠竭力爲普魯士政府造礮，至色當一役，普軍利用着克虜伯廠所製的猛烈的大礮把拿破崙三世打得一敗塗地。

從此，克虜伯廠威名大震，營業亦日趨興盛。各國君主前往伊遜市參觀的絡繹不絕。一八七七年普王威廉一世作第四次臨幸，同時巴西皇帝也趁游歐之便枉駕工廠參觀，

隨從考察的有幾個皇族和伯爵。翌年普魯士王太子又親往巡覽，摩洛哥和中國使臣也常去拜訪。一八八一年更有檀香山諸島王前往觀賞。

一八七六年美國費城博覽會開會，他的出品，被公認為全世界鋼業的冠軍，博得最大的榮譽。當時他陳列的，除掉幾種鐵道上用的鋼鐵之外，有鋼鐵七尊，其中最大的，口徑十四吋，重量五十六噸半，就是礮車的重量，也有三十三噸多。

一八八七年阿爾弗雷特去世，他的兒子腓特烈·阿爾弗雷特·克虜伯繼承先業，並集其大成。腓特烈·阿爾弗雷特天性寬厚，精明幹練，真是他祖父和父親的稱職的後繼者。他以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七日生於伊遜市，從小就在他父親的指導之下學習鍊鋼和製礮術，他父親在世時，他早就幫着管理工廠，所以他接手時已是一個老練企業家了。當時世上新有鐵甲的製造。他於一八九〇年出資買下麥達堡地方的該爾松鐵工廠，專造鐵甲礮架、礮彈、礮車和其他鐵甲物品。不久，他又將該廠和在基爾及柏林營業的德意志造船公司合併。一八九二年，德皇威廉二世駕幸工廠，試放九吋口徑的鋼鐵礮，當時開花彈所中之的，竟遠及十二英里半的長距離，從導火到發礮的時間祇有七十秒多些，

而礮彈飛達的高度竟有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呎之多。

一八九三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開幕，腓特烈·阿爾佛雷特以一百二十噸重的大礮一尊運往陳列，驚動了各國觀衆。該礮身長四十五呎九吋餘，口徑十六吋五四，膛內安置來福綫一百二十條，該礮所用礮彈每枚重二磅半左右，供給開花彈用的火藥，每一發需一百四十三磅餘。克虜伯工廠出品的精良偉大，可以概見。

腓特烈·阿爾佛雷特更將攻擊用的大礮和防禦用的鐵甲同時並製。十多年前，他們廠裏所造礮彈的射擊力能貫穿一呎至一呎六吋的鐵板，現在則鐵板最厚的已有十呎，甚至開花彈打上去也僅能炸裂而不能洞穿了。克虜伯廠的礮彈是全球第一的，但竟不能打穿他們自造的鐵板，你想奇也不奇。這種鍊鋼的祕術創自阿爾佛雷特，即第二世的克虜伯氏，但祇傳給他兒子，而從不肯泄露給外人的。

戰爭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日益頻繁，武器的製造也因戰爭的頻繁而愈來愈需要，所以後來腓特烈·阿爾佛雷特·克虜伯竟儼然成爲一個工業國的君主，他下面有工廠總理和各部的部長，而隸屬他廠裏的勞工，據一九〇〇年的調查，竟有四萬六千七

百人之多。

這位第三世的克虜伯氏在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心臟癱痺症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航業大王薩達倫特

薩托馬斯·薩達倫特(Satomas Satalent)以一八三四年生於蘇格蘭亞波頓地方。他父親素無恆業，少年時代曾拿了幾百鎊遺產到南非洲開普敦殖民地去，從事某種企業，結果完全失敗，於是重回本國，定居於亞波頓，娶了妻子，經營小商業，但不久就抱病去世。父親死後，家境更加困難起來，薩氏便隨着母親一同到了外家，靠着他外祖父韋白斯特氏過活。韋氏是蘇格蘭東海岸上的一個兼販乾糧的桶匠，因壯年勤儉，所以晚年生活相當寬裕，同時天性仁慈，富有宗教思想，薩氏幼時很受到他的薰陶。

大約在十歲左右，薩氏進亞波頓聖經學校肄業，創辦這所學校的是當時極有名的梅爾溫博士。薩氏跟着他攻讀，直至十四歲上，以優等成績畢業。他祖父希望他將來成爲

一個牧師，所以在他畢業後，又送他進專門學校去讀書，但是薩氏對於神學性情不近，所以剛剛讀了一個學期，就離開那所專門學校，而進一戶商店去當夥計，那時他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那戶商店是叔父開的，經營的是錢莊和地產介紹的生意，本來很有希望，但他叔父不很會理財，以致中途倒閉，從此薩氏便徬徨失所的過起困厄的生活來。

後來，有一天他母親和他叔母閒談間偶然述及她們少年時的友伴傑姆斯亞蘭，現在倫敦一家大汽船公司裏當總經理。當時薩氏也在旁邊聽到了這一節話，心裏便私自忖度，假使能够投奔這位亞蘭先生，那他就有出路了。因此便懇他母親和叔母爲他介紹，但當時她們都不曉得那家公司的名字，祇得馬馬虎虎在信封上寫了倫敦探交大汽船公司等數字，把信投郵寄去。但是世上奇事儘有，不久居然得到回信，招薩氏前往英京。從回信裏他們纔知道那家公司名叫半島及東方汽船公司，簡呼縮名則稱爲P. O. 汽船公司。薩氏到達那邊後，即被任爲該公司書記，此時他纔十八歲。

薩氏任職書記後，憑着他蘇格蘭人堅忍不撓勤懇盡職的素性，逐漸顯露頭角，深得總理亞蘭氏的信任。他認爲業航海者必須洞察世界情勢，所以常存着一種調任海外遍

赴各地視察的私願。兩年後，印度孟買支店有了缺額，他便高興萬分，即以補充員向總理自薦。總理看他能力堅強，就答應了他，並且請他兼管香港支店的事務。從此他便一帆風順，轉輾昇遷，事業的範圍也隨着一天一天擴大起來。

他在孟買和香港支店辦了三年多事之後，又被擢升爲中國和日本方面的航業事務監督。此時他大展長材，整理遠東業務，開闢廈門、汕頭、福州間的航路，使香港、廣東和上海之間得往返聯絡。同時更開辦香港和長崎、橫濱間的定期航行，定下了遠東的基本航綫。他在世界航海業中心的香港，一共任職十二年之久，在這時期裏，他竭力振興業務，使公司日益發達，因此更爲公司所器重。

不久他和一位名叫拉勃洛克的朋友合資創設黃埔香港船塢，同時他與英國海軍部交涉的結果，英國遠東艦隊，便常駐在這船塢附近，從此使香港成爲英國海軍的一個根據地。

他在香港的時候，鑒於歐洲人在中國經商，祇靠着一月印度銀行，作爲運轉金融的機關，實在有些不够，同時他認爲英國人在中國通商更須有自己的銀行，剛巧孟買的許

多英國投機家正想在中國設立銀行，他們的發起人來向薩氏徵求加股，他聽了他們的計劃之後，認為要在中國設立銀行，那就不能完全離開中國商人而獨立經營，否則很容易失敗。那時香港、上海兩處中國巨商和薩氏往來的很多，薩氏竭力向他們解說後，終於獲得了他們的同意。於是那些孟買的英國投機家便推出薩氏來，協力設立了香港上海銀行（俗稱匯豐銀行），他們以薩氏為銀行協理，在種種計劃上完全聽命於他。

一八六四年歲暮，薩氏得香港總督沙格斯·羅賓孫的推薦，被舉為香港市議會議員，當時他年僅三十一歲。照例年齒這樣輕的人是沒有資格當議員的，但當時總督極想和中國一般富商相聯絡，眼見着這位P. O. 公司的代表薩達倫特氏，向為中國與歐美人士所器重，擔任市議會議員最為相宜，所以也不管他年齒的長幼，就把他推薦出去了。

一八六六年倫敦雷頓堡 P. O. 總公司因薩氏勞績卓著，召他回去，任為顧問。一年之後，公司計劃更改遠東泊船地點，又派他東來。薩氏曾居印度和中國十二年，對於遠東情勢非常熟悉，所以處理事務都成竹在胸，公司當局也深知他的才具，所以事無大小，都完全交托給他。這樣一來，他的長才便更得伸展的餘地，而公司的事業也隨着一天一天發

達起來。

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鑿通後，歐亞間的航海業，受到很大的影響，其中尤以P. O.公司所受損失最大。薩氏這時在公司中已處重要地位，他竭力設法補救，建立了許多功績，因此到一九七三年時，就被推爲公司總監督。

八年後薩氏以復興公司業務成功，又被推爲總理。就任剛一年，英國航業家與蘇彝士運河公司間發生糾葛。當時航業家在轉運上常受運河公司種種牽制，經過運河的船舶往往無故被留難，更隨時增加通行稅率，和無理的浮費，加重航業家的負擔。在遠東經營航業的P. O.公司，進出蘇彝士運河的船舶最多，薩氏身爲總理勢難容忍，於是起而聯合航海業家與運河公司抵抗，一時附合他的人很多，聲勢很大。剛巧此時英國海軍占領埃及，同時英國政府也有開鑿第二運河的宣傳，於是運河公司的態度便軟了下來，而英國航業家趁此機會靠着政府的後盾，提議蘇彝士運河公有。但航業家們正在熱心運動的時候，英國政府卻突然與創辦運河的法國人雷賽普斯妥協，議定條件，由運河公司將運河開放，并逐年遞減通行稅率，英國方面，則出資八百萬鎊，作爲無條件的賠償。航業家

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頓時鬨動起來，痛斥政府的失策，同時更加堅決地以各種方法來和運河公司相抵抗。

雙方相持了很久之後，運河公司股票的價格便日漸跌落下來。於是急壞了雷賽普斯，使他不得不到倫敦來向英國航業家求和。在他和薩氏會晤之下，終於獲得了解決這件糾紛的頭緒。不久英國諸航業家和雷氏會議於P. O. 公司事務所。磋商了幾天之後，雙方互有讓步。結果英國航業家方面不但得以減低了通行稅率而且也獲得了購置運河股票的權利，而運河公司方面呢，也因了這次會議而獲得更大的收益，因為在這次協議以前，他們的股票的價格，每張不到七十鎊，協議成功之後，竟頓時騰至一百五十鎊。

這件糾紛解決後，薩氏以斡旋有功，被運河公司推為英國七代表之一，後來更由七代表推為倫敦評議會的會長。

同時P. O. 公司在薩氏的鐵腕之下，業務發展之速也大有一日千里之概。他初任總理時，公司所有船舶總噸數不過十萬，但僅僅數年功夫竟突然增加到三十五萬噸，並且這種船舶又是歐洲商船中被推為最大最好的哩。牠們都揭着英國的國旗，為國家增光。

不少此時公司資本總計有二百三十二萬鎊，此外還有債權八十萬鎊流行在外面。

薩氏目光遠大，手腕堅強，他所統轄的船舶橫行全世界各地，但他不僅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實業家，卻同時在各方面都有活動，都能表現他的才具。他曾好幾次爲蘇格蘭格林諾克選區推選爲國會議員，使他有二十多年功夫列席在國會裏。一八九一年他以有功國家而被封爲勳爵。一八九七年更由皇上錫以聖十字大勳章。

薩氏妻馬克諾特氏是一位信教的大富豪的女兒，一八八〇年承襲了她父親的遺產後，使薩氏的事業更形宏大起來。她爲薩氏生了兩男一女，大兒子進的是薩特斯底軍官學校，二兒子進的是伊頓專門學校。

薩氏晚年常居於英國南部薩塞克斯海岸的一所別墅裏，領略風光，和他的家人度着古雅有趣的生活。

新鐵道大王傑姆斯·喜爾

傑姆斯·喜爾 (James J. Hill) 以一八三八年生於北美洲加拿大安鐵依麗阿湖

畔的威靈頓村。他父親是愛爾蘭的移民，母親則是蘇格蘭人。他家裏薄有田產，父親自己下田耕作，勤勞儉樸，確是一個良好的農人。喜爾氏既是一個農家子，少年時代，當然也會隨着父親在田隴間勞動過。但是他的父親很注意教育，不願使他兒子永遠埋沒在畝畝中，所以很早就送他上學。而喜爾氏的性格也比較適合於讀書，他一上學就整天捧着書本研閱，對於名人詩集、冒險小說尤其喜歡。因為嗜讀此種書籍的緣故，所以更好作幻想，他常常一個人拿了一本書，踽踽的到近郊深林裏去隱藏起來，斜倚在樹根上沉思默想，對於他自己的將來，構出許多理想的圖畫來，有時還把書中英雄自況，想入非非。他父親看到了他這種趨向，因而決定待他稍長後學做牧師或是醫生。

但不幸天違人願，喜爾氏的大好前途，竟在他十五歲的那年，因他父親病故而完全煙消雲散了。原來他家雖薄有田產，但他父親生時素性疎懶，不善理財，且略有虧空，所以他父親撒手長逝之後，他們的家道也就頓時陷入坎坷之境，使喜爾的種種幻想不得不歸於泡影了。

喜爾既處於這種厄境，勢不得不輟學而進入混濁的社會去作生存的競爭。因為他